



新田白水溪

我从不知道干渴的城市如此需要你，白水溪
为何我总是听见白水溪在天边哗哗流动，
如新田美玉，被时光击碎！

朗诵·作者：王以培

音乐：刘欢



新田白水溪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范广伟

监 制 / 孙元明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电子信箱 / dzyx@ssap.cn

项目经理 / 孙元明

责任编辑 / 刘 玮 黄元洪

封面设计 / 3A设计艺术工作室 孙元明

版式设计 / 3A设计艺术工作室 马 宁

作 者 / 王以培

朗 诵 / 王以培

音 乐 / 刘 欢

录 音 / 刘 奕

后 期 / 刘 欢

音 效 / 冉振爱

版 号 / ISRC CN-M43-08-0002-0/A·I22

定 价 / 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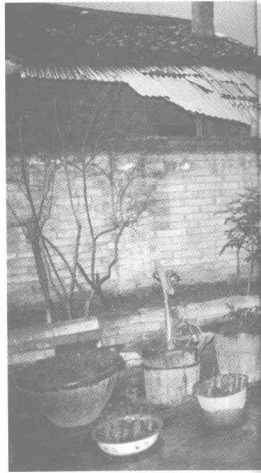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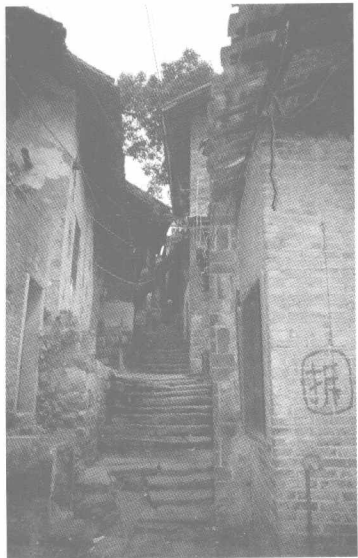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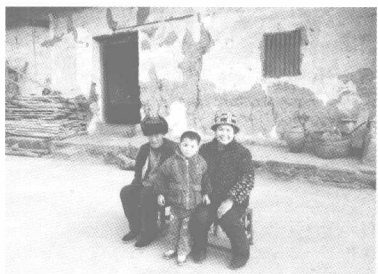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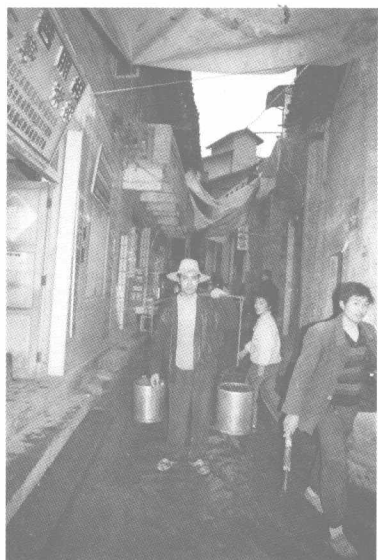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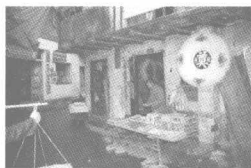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田白水溪







作者 / 王以培

王以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师。

1990~2000年间，在中国西部及欧美各国旅行。曾出版诗集《这一夜发生了什么》、《寺庙里的语言》；旅行三部曲《转场》、《灰狗》、《忘忧》（合集《游吟》）；长篇小说《大钟亭》等；也曾翻译过法国著名诗人兰波的作品全集。

从2001年起，往返于北京和三峡淹没区，旅行写作至今。其间出版了四部“真实文学”作品：

《三峡记忆》、《白帝城》、《水位139米》、《新田白水溪》。

目 录

07 / 引子

08 / 第一篇 望云思亲

14 / 第二篇 与白水溪夜谈

19 / 第三篇 南方彩旗

22 / 第四篇 戴草帽的小男孩

25 / 第五篇 “壁上挂灯”

27 / 第六篇 月黑头，警醒些！

30 / 第七篇 白水溪边观察阴晴圆缺

34 / 第八篇 致父亲

40 / 第九篇 淋淋夜雨

44 / 第十篇 九朵莲花三枝藕

女神，跟我们说说白水溪吧，说说她的源头，
 她的道路，她的命运；她从何处发源，
 把金子山上的金光一一收藏，送入江海；
 她从何时起，绕过将军岩，
 又将黄楠树下的神兵坟一一打开——
 飞出来的已不是蝴蝶，却是啼血的杜鹃；
 杜鹃啼血，猿声哀鸣，白水溪一时呜咽，
 可为什么，她又要屡屡托梦，告诉我：走遍千山，
 你的梦想，仍在天边外——

天边有座白帝城，城外有条白水溪，
 女神，你本身不也是洁白的么？在天是白鹤，
 在地为白帝城，在江边你就是白水溪——
 溪流从山涧入水，从水中入梦，从梦中进入生命，
 进入灵魂；灵魂从生命中觉醒——白水溪，
 是你在天边浪里淙淙流动……在这纷扰的世界，
 除了你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见；
 除了你的身影，什么也不能留存。
 从你的声音里，我听见大弦嘈嘈，小弦切切，
 箭头嗖嗖，细雨绵绵，祖先用温软的口音
 唱碎了岩石，唱绿了青山……而现如今，
 我不在溪水中寻找刀光剑影，
 只寻一个人，一首歌，一块玉；
 蓝田玉暖，玉色的新田波光粼粼……

新田心田，圣歌一曲——

第一篇 望云思亲

铁轨在雨中溪水般流动，不知流向何方，源自何处，
铁轨在秋天自歌自舞，喃喃自语，
你漂在列车上，不必听懂；
懂也不懂，不懂也懂；心竖起来，又倒下去，
忠心耿耿的人啊，耳朵里上火——

当谎言铺天盖地，真话听起来反倒虚空；
到处虚情假意，真心却好像玩世不恭；
而你又何必远行，何必去追问明的暗的，真的假的，
——白水溪不正沿着铁轨真实地流动么？
除了她，你还能相信谁？除了梦，你还能相信什么？
——谁向你托梦又领你上路？
谁在天边浪里，又在枕边梦中？
谁在暗夜融入了古往今来的日月星辰，
又用混浊的波浪清晰地记载着世代的族谱？

失去亲友，你只能在梦里寻找亲人，
失去族谱，你只有去翻阅远方的溪流；
当溪水映现天光云影，你就在水中
找到新的故园、新的祖国——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白发尚未生出，
内心已苍白虚无，白水溪啊，
快快流来，滋润我荒凉而辽阔的心胸！

*

天大地大不如白水溪大——溪流中的银河你看见了么？
溪水因银河而银亮洁白；江水因白水溪

灵光闪烁。而闪烁闪烁的已不是江岸灯火，
却是归来的故人啊，他们像躲雨一样，
将灵魂紧贴在黑屋檐下——夜深人静，
你可曾看见那清风旋转、细雨沾湿的红灯笼……

半枯的玉米地，半湿的站台，半醒的天空；
心中有菩提，四面八方就生出菩提树。
“本来无一物”，可为什么一夜溪水
汨汨而流，隐隐恻动……

不鼓而乐的青山，不期而遇的溪流，
你终于在野地里发现通往水源的道路，
就连光源，今夜也藏在水中！

云层遮星闭月；白水溪将星月养在心中。
星辰落入溪流；萤火虫飞上夜空。
空中明镜，水中天河，忽然间包围了我的旅途……
再回头，身后的城市已化为一片废墟，一阵烟雾。

*

凌晨一点一刻，车轮碰撞着铁轨，
这是多年来你听见的最亲切的声音，
经历的最真实、最不可思议的梦境——
车厢像一只大大的摇篮，将一梦不醒的人
送回童年，又有清歌回荡在耳边：
所有逝去的并没有逝去，夜间发生的，
只是白天生活的倒影，有如真实是佛国的倒影，
白水溪是你的灵魂在深山幽谷的踪迹。

桃李不言；你在深夜沉默，却被溪水声声唤醒：

为什么又是你？——我和白水溪相视无言，心有灵犀。
银光闪闪的犀牛角啊，这一夜在华北平原的废墟间，
在熠熠灯火与茫茫荒野，悄悄伴我同行……

孤军奋战的人啊，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年代，什么光景，
要说这是白水溪流行的年代，白帝复活的时节，
你们谁会相信？——为何又多出个“你”？
你是我灵魂的伴侣，你我若不相伴而生，
飞鸟只剩下一扇翅羽，而你在我在，人在阵地在；
我的阵地啊，从前硝烟弥漫，今夜清波涟涟；
我的田野溪流交织，如秋夜春蚕吐丝；
枯木逢春，“春来发几枝”？

列车像一条夜行的溪流，在众生平等的土地上银光闪闪，
我的诗页会是点点征帆？我的圣地总在前方、远方，
可我总自我安慰：远方没有好远，前方近在眼前，
比眼前还要近啊，比远方更辽远，
那是你内心深处的光源、水源；
当你披星戴月赶往丝绸之路，茫茫草原，
从那一刻，一条清溪便若隐若现——

古老的异族传说流传到今日今夜：
从前有一群飞鸟，追寻它们逝去的先王，
飞过雪山草地，岁岁年年；先王还没有出现，
却总是近在眼前；群鸟只是飞啊飞啊，直到有一天，
它们同时发现：自己便是先王，先王在我们中间！

恰似今夜，列车如白水溪，你就是溪水中
那条最自由、最活泼的鱼，可按鱼的习性，
幸福之时并不跳龙门，而是潜入水底，
用肚皮去温暖透明的卵石，才发现

它们已被地下的阳光照暖；九泉原本是温泉，
九死一生的灵魂近在咫尺，它们是白水溪真正的源泉！

列车在风雨中穿山越岭，凄风苦雨间，
铁轨两侧，风和日丽；溪水在荒野间载歌载舞，
欢声笑语，时而又幻为隐隐的啜泣……
白水溪，有时我怀疑你是所谓伊人
三生三世流不尽的泪水！

你要用清泪去还报何人？为什么今生今世，
我对苦难的人间，至今怀着感恩的心情？
我是朝圣者，抑或生命本身即是一座庙宇，
由天神信手拈来，又随手抛进荒郊野岭？
但无论如何，当你从卑微的生命中发现圣灵，
此生便无法摆脱永久朝圣的命运；
为自己的苦命而欢欣鼓舞吧，并在这北国秋夜，
轻轻告诉白水溪：“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
我的知音引领我月夜朝圣，风雨兼程，
我在暗夜祈祷，像拨动念珠一样，
拨弄着我心爱的汉语……

我知道此刻有人在梦中和我一同写作，
有人在情人的怀里悄悄流泪……
我感到因为我的离去，我生活的城市
将重新发现那个多余的人，而我仍将努力消灭自己，
是的，我向来厌恶我自己，一心向往白水溪。

白水溪在深夜问我一个怡人的问题：
我和白帝城是什么关系？我想了一想回答：
你是白帝城的血液，白帝城是你的身躯，
白帝是你的灵魂。白水溪流在白帝城里，

白帝城映在白水溪间，玉质的溪流流动着玉的精神。
“凡玉之属皆从玉”；凡溪之属皆从白水溪，
有菊影、菊梦辉映苍穹，木兰、宿莽点缀水底，
至于白牡丹、白荷花、白海棠与白芙蓉，
她们无时无刻不在溪水中，随日月星辰漂泊、轮回……

听见这一番话，满月像块白玉，悄悄沉入水底。

*

女神，快回到江上，看看“高峡平湖”，
听听两岸寂静——秋天的阳光似片片金瓦，
在江底重建寂寞的宫廷，
又在青山之间，寻找往昔——

朝辞白帝，城头已不见彩云，
孤舟摇曳，孤城漂泊在江心。
江水清静，细浪舔着野草，窃窃私语，
千年往事，化作新生的鱼群……

神女撩开面纱；巫山不见云雨；
只见晚霞燃烧禾苗，点亮松林。
野草爬上岩石；朝云暮雨，随风散尽。

神女躺下，躺在移民怀里；
鱼群喋喋，沉默是水国烟村的宿命。
而沉思的鱼群有时也游进岩石，晒晒太阳，
他们一思想，时间就发光——
当你随鱼儿一路远行，所到之处，
尽是觉醒的顽石，觉悟的心灵。

白水溪亦真亦幻，亦实亦虚；你的生命树
从此有了根基：女神神女，在你心里合而为一；
白水溪溪水白，白水泉边的少女在山洞歌吟：

魂在九泉，九族芳馨；魂在青山，青山有灵。
而今日此时啊，魂在灵在人不在，思亲念亲不见亲。
唯有望云思亲，并逆流而上，追寻故人故园的身影。

第二篇 与白水溪夜谈

这是2003年9月29日凌晨4点19分，白水溪流水的声音：
没有人真正知道山里的故事，如同没有蟋蟀真正了解秋天，
可蟋蟀的鸣叫和我的流水却平添了秋风秋色；
没有人真正了解流水的秘密，如同金鱼不能穿透玻璃，
但金鱼的金色与我的流水已渗透你的房间、你的心灵——

在金子山与鹞子岩之间，狐滩与将军岩之间，
曾有一位股将军谋反不成，弹尽粮绝，
以金银为弹药，将珠宝遍撒荒山；
荒山从此不再荒凉——有人拾拣金子，有人拾金不昧，
拾起又放下，将金子归还金子山，
永生归还股将军——将军视死如归，跳下山岩，
将军岩由此得名，而金子山养育的后代，
喜欢像鹰一样徘徊，他们世代走在山路上，
住在白云间，用心拾起碧玉，
从流逝的时光中，招回祖先遗落的彩云……

你们住在人间，不知水流可穿行天与地、人与神、
天地与心灵之间——当天上的流水坠落地下，
其中总包含天神的种子；当地下的九泉溢出清流，
其中珍藏着祖先的遗训。你们有心的就抬头
仰望星辰，有梦的当在梦里追念祖先，
这样天神就会通过星辰告诉你们一切，
祖先必托梦给你们永久的护卫和关怀。
你们有心有梦的，都跟我来——

我曾流过狐滩，在那洪荒年代，
天尽头的一块巨石流落人间，随时光破裂；
形似菩萨，又如祥云，从江上漂来，在此搁浅；

船只绕道而行，小船靠里，大船靠外……

狐滩狐滩，世人恐惧；滚滚暗流，似狡猾的狐狸，
但流水携着星辰日月照亮帆影，他们或唱渔歌，
或游梦境，绕过来，又漂过去——
绕道而行的人只听顽石微笑，未见一只狐狸；
横冲直撞的船，撞上暗礁，翻沉水底……

狐滩又名涪滩，因涪陵人炸毁了流来的巨石，
不像秭归的先民，当江上漂来奇石，便在石上建立庙宇。
而我是流水，与世无争，天生出入无我之境——
“有我之境，以我观物”；骄纵的人类，只剩自己，
以为万物是我资源，万人为我奴隶。
“无我之境，以物观物”；谦逊的人类，爱看流水，
并从水中照见伊人的身影……

这是清晨我的声音，我是流水，不是教训，
倘若我心里有话要说，就托付细浪、轻云，
如同此时此刻，我为你送来凉风和蟋蟀的歌吟……

一只雨伞从桥上经过；一位村妇在岸边等船；
一只小船漂进晨雾……这是我眼前看见的情景。
而不知何年何月，涪滩又名湖滩，因流经此地，
巨流一马平川，形似大湖，大象无形。

我是流水，流过金子山、鹞子岩、狐滩、将军岩；
流过夜色，流过记忆，流过风雪，流过乌云；
有时云忽然一亮，整个的我，就好像一只蜻蜓；
有时夜忽然一黑，我浑身如浸满污泥，
但无论蜻蜓或污泥，在我只是幻觉幻影——
我是流水，水是我身，流是我心，